

LOVE PLAY



汉青文化签约作家

玉骨

Butterfly preparing to die

蝴蝶准备去死



知識出版社

蝴蝶准备去死

玉骨
著

Butterfly preparing to die

LOVEPLAY

知識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蝴蝶准备去死/玉骨著. —北京:知识出版社, 2002. 1

ISBN 7-5015-3298-2

I. 蝴… II. 玉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98593 号

责任编辑:孙莉莉

封面设计:清晨百合

内文设计:清晨百合

责任印制:张京华

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

(100037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电话:6834 3259)

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:9.375

字数:182 千字 印数:1-5000 册

定价:18.6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序

凉凉的玉骨

玉骨成为汉青公司的签约作家,是风中玫瑰的推荐。

风中玫瑰是汉青的第一位签约作家。

风中玫瑰很热心地将汉青介绍给玉骨,又把玉骨介绍给汉青。她们都是网络写手,彼此是网友,也都是很聪明的女子。

玉骨的作品从E-MAIL传到我的电脑里。我工作到半夜才打开邮件来看时,已经是非常非常地疲劳了。我在几乎不能睁开眼睛的情况下,只想看一眼被风中玫瑰一再称赞的玉骨的文字,看一眼我就去睡觉。

我看的是玉骨写的《老朱》,因为这个标题土得掉了渣,我无法想象在这样一个老朱里面,会有什么好看的东西。我开始读起来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,我已经清醒了,没有睡意了。我沉浸到玉骨描写的故事里,在玉骨的小说里,我感觉到凉凉的冷风在悄悄地吹。所有的激情在冷静的表述中显得更加强烈,那个被玉骨称作“老朱”的艺术家,在玉骨冷静的描述中,被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慢慢地毁灭掉。女主角不愿意卷入危险的婚外恋中,她没有被老朱的激情点燃,于是一个极有才华的艺术家就入了地狱。故事最后的结局是女主角看到老朱与他本来要离婚的“糟糠之妻”一起逛街,成为一个最普通不过的俗人,也就是爱情的灰烬。

就这样认识了玉骨,凉凉的、像薄荷一样的玉骨,让我从极度的疲倦中苏醒过来。

后来,玉骨与我的汉青公司签了约。



玉骨是很幸运的，知识出版社接受了她的书稿，还遇到了一位懂得欣赏艺术的编辑。我把玉骨的稿子交给她的时候，我有一种在海里游泳，忽然脚底触到了沙滩，豁然安心的感觉。一个有写作才华的人能不能成长起来，成为有很多读者喜爱的作家，好的出版社和好的编辑是多么地重要。之前，玉骨还没有出版过她的书。

虽然汉青可以把玉骨推荐给出版社，出版社也能把玉骨推荐给读者，但能够使玉骨站起来的，是读者。这是玉骨要自己单独面对的关口。

这个时候，想起眼睛大大的玉骨，有很苗条的身材，在她居住的城市里早出晚归，上班下班，在网上写帖子，和很多网友聊天。日子流水一样地过去。

玉骨将会有她的第一本书，接着还会有第二本……我们期待玉骨会有她更好的作品。她会渐渐地走进读者。

读者会怎么看玉骨呢？这对玉骨，对我们也都是充满了期待的未来。

唐敏

LOVEPLAY

蝴蝶准备去死	1
老朱	13
在月光上行走	41
密码	57
日暮清晨	73
木马	111
第欧根尼的桶	129
相见欢	173
支离破碎的生活	193
跳、跳、跳	247
也许是要飞翔	253
仲夏夜之梦	281

蝴蝶准备去死

我在纸上写下：“蝴蝶准备去死”。

女友问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我说：“世上每个女人，前世都是一只蝴蝶，她们迟早会因为自己的美丽而死。”

女友想了想，摇头：“不明白。”

蝴蝶之一

蝴蝶踩了一脚急刹，红色别克在路边点着头停下，轮胎发出一阵让人心寒的长长的尖叫。

她打开车门跑到路边，晚风一吹，立刻不可遏止地“哇”一声吐了。

蝴蝶扶着护栏弓下身子，歇斯底里地吐了一阵，一股残余的浓郁酒气被风四下分送。她直起身站了一会，慢慢走回车边，打开车门拿了两张纸巾擦擦脸，抬头看四周。

深夜的高速公路上十分寂静，很久才会有一辆车从身边呼啸而过。蝴蝶从车里拿出烟，徒劳地想在大风中点燃，但防风火机的火苗总是一闪即灭。她有点儿站不稳，索性背靠着车门滑坐下去，把头深埋在胸前，这一次总算点着了。她贪婪地深吸一口，仰头看吐出的淡蓝烟雾在夜色中转瞬无踪。

我这是去哪儿？蝴蝶问自己。去找他？真荒唐。连夜赶400公里的路，就为了那个被自己养起来的男人？蝴蝶觉得胃里一阵



恶心，歪过头干呕一声，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再出来了。她抹抹嘴，靠着车门接着抽烟。

风真大，风真大。

蝴蝶的白色裙子被风掀起来，一直翻卷到腰间，一双白色丰腴的腿在夜色里触目惊心。她低头看了一会儿，伸出手指在大腿的皮肤上轻轻划过，纵然酒精麻醉了她的感官，可她还是能感到自己皮肤的光滑细腻，这是她自豪的地方，也是他喜欢的。他总是呢喃着抚摩她说：“蝴蝶，你真不像一个已经过了 30 岁的女人……”

烟抽完了，蝴蝶把烟头弹出去，看那道微弱光亮在不远处坠入草丛，一闪即灭。她想起那个电话里，他慌张的声音和隐约能听见的女人的窃笑。这就是她狂奔 400 公里夜路的原因——34 岁了，在感情上她已经输不起。她给了这个男人一切，金钱，时间，还有爱情。可她得到了什么？

蝴蝶心力交瘁。

又一辆车呼啸而过，车灯远远射来，雪亮刺目。蝴蝶下意识把头偏过去，同时意识到自己这种举动的愚蠢。不，不，不要去。她不能像一个赌徒一样歇斯底里，自取其辱，就算没有爱情，她还有自尊——这是不能再退让的底线了。她应该回去，明天，打电话告诉他彼此之间完了。她不会给他任何理由，就像他的背叛也不需要任何理由一样。蝴蝶用手撑着车身慢慢站起来，一阵头晕目眩。自己喝得不算多，可是怎么会醉成这样？

打开车门坐进去，耳边立刻安静许多。她再次点燃一根烟，伸手打开了CD。“I feel wonderful tonight…”克莱普顿沙哑的声音充满了狭小的空间，蝴蝶的泪水猛然涌出来。她仰头靠在座位上，心像一团被揉皱的纸，被人抛在一旁，慌张得没有着落。旁边座位上的文件夹里还有厚厚一份文件，那是她明天早上要签的价值300万的合同，可今天晚上她却在为一个被她养着的男人发疯——多么不值得。她想，我的人生多么不值得啊，只有我爱我自己，没有人愿意爱我，他们喜欢的，只是我的金钱和身体。蝴蝶颤抖着手抽完那支烟，用手抹了一下湿漉漉的脸，扭动车钥匙打着了火。别克缓缓从路边启动了，她决定在下一个收费站掉头回去。

风呼啸着从车边掠过，蝴蝶按下窗户向外伸出一只手，风吹得它不时跌着往后仰，手指间一片冰凉。风真大啊，蝴蝶想着，胃又开始收缩，她加大了油门。

蝴蝶之二

7点20分，蝴蝶起床，在镜子前面洗漱完毕化好妆，把牛奶放进微波炉里转两分钟，然后利用这个时间换上套装，最后检查一遍钥匙、手机和纸巾这些小零碎是否妥帖地呆在皮包里。接着她悄悄走进卧室，给尚在熟睡的丈夫一个轻轻的吻——结婚3年了，这已经是每天早上必修的功课。



丈夫伸出手一拉，蝴蝶冷不防整个扑倒在他身上，吓了一跳，随即笑着说：“懒猪，别闹。”丈夫没有睁眼，脸上带着舒适而惬意的微笑，顺着胳膊摸到蝴蝶的手，然后把它往被子里一塞：“唔，别急着走……”

蝴蝶的手被丈夫按到下面。她微笑了一下，他喜欢她绵软的小手，喜欢她温柔的抚摩，在半梦半醒中这样的爱抚是种享受。

微波炉滴滴响了，蝴蝶一动，立刻被丈夫按住，丈夫不放她，用手勾住她的脖颈，闷声哼着说：“别走……”

“我要上班了。”蝴蝶微微挣扎一下，抬头看看墙上的钟，7点40分。

“还早呢……”丈夫按住蝴蝶想要抽出来的手，同时把头埋进她的胸前：“想你了。”

“别闹别闹。”蝴蝶努力想直起身来，“今天早上不能迟到的，我8点30分有个晨会。”

“去他奶奶的晨会……”丈夫手上加大了力度，不肯放。

蝴蝶惦记着自己花了半天工夫才梳好的头发，昂着头不愿意妥协，口中直说着：“乖，放手，放手……”两人纠缠了一会，丈夫松开了手：“真讨厌，快走吧，别让我再看见你。”

蝴蝶俯身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：“懒猪，现在真的没时间了，晚上回来我……”

丈夫把被子往头上一蒙表示抗议，翻过身不理她。蝴蝶没有心思再和他打这种官司，她对镜子掠了掠头发，匆匆拿了皮包走

出家门。下了楼才想起来还有杯牛奶没喝。

算了。

赶到办公室，整理了一下开会要用的东西，看看钟，还有15分钟。蝴蝶坐在椅子上沉吟了一会儿，终于从包里拿出手机，拨打那个她忍了好久的电话。铃声响了很长时间才有人接听：“喂……”

蝴蝶说：“是我。”

“这么早打电话给我？才8点多。”

“如果我不打给你，你会打给我吗？已经有半个多月没你消息了。”

“有这么久了……我最近很忙。”

“晚上有时间吗？我想见见你。”

“晚上……”电话那边犹豫了一下，“我老婆晚上可能要抓我差，不见得能走掉。”

“我不管！”蝴蝶控制不住地提高了声音，不理睬周围同事诧异的眼神，“我不管，今天晚上我一定要见到你，10点钟总没事了吧？我在喜来登等你……”

“那再说吧。我现在要有事情了，不说了，就这样。”

“反正就这么定了，我等你来……”没等她说完，电话那边已经挂掉，传来空洞的“嘟嘟”声。

蝴蝶颓然垂下手臂，发起呆来。直到同事敲敲桌子喊她：“开会了！”她才慢吞吞起身拿起资料，心神不定地跟着大家向



会议室走去。

蝴蝶之三

蝴蝶穿过拥挤的人群，奋力向车尾挤去，根据她以前的经验，越到后面车厢人就越少——她已经很久没有坐火车了，这次赶上旅游旺季，所有的机票都订不到，她要想早点返回自己的城市就只有挤这种肮脏混乱的火车。不过她并不是太介意，这种感受也确实很久没有过了。

蝴蝶一路往后走着，人越来越少，但依然没有一个空位可以让她坐下来，一整夜的火车，不是闹着玩的，她得尽快给自己找到一个安身的地方。

出乎意料，当她推开一扇沉重的门后，发现已经是最后一节车厢了，而车厢后面的门居然是开着的，可以看见不断消失在视线中的长长的铁轨。这里空无一人。

蝴蝶非常满意这个收获，她走到车尾的门口处，从包里翻出张报纸垫在身下，然后坐了下来。风呼呼响着，火车稳定而摇晃的节奏让她觉得很有安全感。旁边是不断倒退到黑暗中去的枕木，看得人眼睛有点儿花。她从包里掏出小瓶的百威，撬开瓶盖仰头喝了一口。包里有五瓶，足够帮助她打发这个旅途中的夜晚。她摇摇头：自己酒量这么差，可居然已经无酒不欢了。

喝酒的习惯是写作时养成的，开始是喝一点点助兴，到后来

发展到没有酒，就写不出东西。

最常见的情形是她坐在电脑前面，手边一瓶啤酒。每仰头喝一口，就有些泡沫从瓶底争先恐后地涌上来，在表面窸窸窣窣挤成一团，然后慢慢破灭。这个过程总能让蝴蝶注视很久。她越来越喜欢在微醉的状态下写文章，那文字，都像要飞起来一般的散漫自由。

有时候 ICQ 会响起来，那是一个她最近聊得很投机的朋友。尤其在深夜里，带着点儿懒散和微醺，她在享受这种谈天的氛围。聊到热烈的时候，她会觉得自己爱上了这个名字，爱上了这个夜晚，爱上了夜晚反面的那个白天。但这只是一瞬，时间长了，她就会恍惚起来，仿佛自己已经从身体里脱离，飘在半空看着原来的那个蝴蝶。她笑了，她皱眉了，她忧伤了，她爱了——和她有什么关系呢？那个人不是她，不是，她仅仅是一个叫蝴蝶的女人而已，那和她的内心不是一回事。蝴蝶的冷淡，蝴蝶的热情，蝴蝶的孤独和狂欢，都是属于蝴蝶的。而她，她只是个坚守自己心灵阵地、把所有人都关在门外的冷冷的灵魂，拒绝任何人任何形式的靠近。

蝴蝶又开了一瓶酒。第三瓶了，开始感到头有点沉甸甸的。蝴蝶靠在火车冰凉的铁门上，扭头看远处昏黄暗淡的灯光，那种光亮是多么遥远啊，摇曳的一点，很快就消失了，可它带给旅人的安慰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。蝴蝶不常出门，可这种“在路上”的感觉却极其强烈，她其实从来没有真正停靠过。



第三瓶喝完，身体开始有一种奇怪的反应，外面被风吹得冰冷，体内却火热而躁动。她伸出手，非常想抓住点什么，哪怕是一个人，是个影子，是句话……什么都好。她实在是孤独得怕了，哪怕在人群中她也是孤独的，哪怕在爱情中她也是孤独的，这种空荡荡的感觉猛烈袭击着她，她非常想此刻能有一个名字可以让她来怀念和呼喊，可悲哀的是，她居然找不到。

蝴蝶开了第四瓶酒，对着黑夜高高举起手臂，大声喊：“干……”

蝴蝶之四

蝴蝶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焦躁不安。她从窗口向外张望，在高高的十四层上看不清什么。胡导还没有来。

蝴蝶不敢想自己失败了会怎么样，她已经没有退路了。身上的最后一点儿钱用来订了这个四星级宾馆的房间，剩下的连打车回去都不够；手机被警告欠费，很快就要停了；自己住处的房租已经拖欠到无可再拖，房东几次要把她的东西扔出去——最关键的是，家里在等着她寄钱，男友虎子得了白血病，没钱治疗就是等死，而她，她一直告诉家里说自己接了很多戏，就快出名了，生活很宽裕。

她不知道该怎么收场。

她只知道自己非常非常需要胡导，非常非常需要得到那个角

色，非常非常需要钱。

蝴蝶低头看看自己，绣花绸缎的长睡衣，腰间系了根带子，里面什么都没有穿。她已经来不及调情，来不及矜持，来不及讲条件了，她的交易是赤裸裸的，她希望胡导演的欲望也能同样赤裸裸——只要给她这个角色——连续剧里的女2号，她就能活过来了，每集2000元，30集，够了够了，她要求不高，只希望能救眼前的急。

可是胡导会对她感兴趣吗？他见过的女人，太多，像她这样随时准备奉献的，也太多。蝴蝶不敢肯定。她走进浴室对镜子打开睡衣细细地观察自己——这是一个非常女性化的身体，最漂亮的地方是乳房，已经有很多人称赞过它的饱满与优美，它给了她上半身最完美的曲线；腹部是柔韧而有弹性的，皮肤在灯光下闪烁着暗暗的光芒；两条腿丰盈雪白，紧紧并拢着，延伸出一对小巧的脚踝。蝴蝶呆呆地看着这个胴体，像看着一样与自己不相干的东西，它早就不属于蝴蝶了，它属于任何需要它的人，惟独不属于她自己。

门铃丁冬响了一下，蝴蝶慌忙系好睡衣带子，对镜子做出一个妩媚的笑脸，然后冲过去开门。

门口是穿制服的服务生，他面无表情地递过来一个果盘：

“小姐，这是我们宾馆赠送的时令鲜果，请您品尝。”

蝴蝶恼怒地夺过盘子说：“没事别按门铃，这里免打扰！”她有点儿失望地走回房间，把一盘红红绿绿的水果扔在茶几上，